理學逢源

理學逢源卷之三

婺源汪　紱原名烜　燦人集

門人余元遴　編句

後學董昌瑛厚山　校

內篇

聖學類　知仁勇　中　道德　命　鬼神　思　學

知仁勇

天地之氣惟人得之者秀而最靈則斯道之所由寄也氣之知覺而能有知者斯謂之知氣之運用而能有爲者斯謂之仁氣之浩然而能配道義塞天地者斯謂之勇是氣之秀靈與理爲體則人所同得於天而無知愚賢不肖之

異者也夫人之性命於天也既曰仁義禮知信矣而又有曰知仁勇者何哉曰五常之性專舉理之不雜於氣者言之也三德之才則兼以氣之配合於理者言之也惟其兼乎氣言之故知有知愚仁有賢不肖勇有大小知有知愚而能知此理同仁有賢不肖而能行此理同勇有強弱而能勝此理同是以謂之達德第是以吾之知覺察理則所知者理而可謂之知以吾之運用行理則所體者理而可謂之仁以吾之浩然者任理則所强者理而可謂之勇夫是以謂之德不然而任其氣之偏或失則昏或失則鑿或失則蕩亦謂之知而非知也或失則迂或失則矯或失則

柔亦謂之仁而非仁也或失則躁或失則亂或失則忿亦謂之勇而非勇也何也不合於理則氣失其主矣非天所以付我之本然也曰五常三德有二知仁乎曰知而守之知也知而裁之義也行而體之禮也行而全之仁也知行之不息勇也然則知兼義知而仁該仁禮知仁一也然中庸以至聖爲聰明睿知以至誠爲肫肫其仁而仁義禮知又平數於生質至聖之中則知知仁勇固又指氣之清厚浩大而言清知也厚仁也浩大勇也而仁義禮知則專謂其中所具之理也又生安爲知全乎天者易知之事學利爲仁效法乎天簡能之事困勉爲勇盡人合天學者之事是蓋錯之綜

之各有其義而要之三五相爲經緯三德終兼乎氣稟以立名者也以上統論三德其參之以勇何曰以勇運四時而不息者天也以勇載萬物而無疆者地也以勇崇德而廣業者人也夫變化氣質以進於知仁者非勇不爲功則以知有清濁之殊而勇則可無殊仁有厚薄之異而勇則可無異勇者氣耳而人則同是氣惟是奮則强惰則弱用則生棄則萎義理則大血氣則小獨任則偏直養則正助長則害忘事則餒是故有域人之氣質無域人之勇怯勇怯無定形存乎其人君子以志帥氣則勇生以理御氣則勇大愚可破不肖可興知仁可盡大任可勝聖人可學與天地似

此一段乃專言勇

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達道者率性之道也達德則天命之性所謂德性也君臣義也父子仁也夫婦知也昆弟禮也朋友之交信也皆吾性所本具之理也知即乾之健而易知仁即坤之順

而簡能勇則乾之不息坤之无疆也惟其有是知則斯理無不炳明於中而見父知愛見君知敬發於自然而無所昏惟其有是仁則斯理無不含蓄於中而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率其當然而無所强惟其有是勇則所知所行皆有力以勝之而沛然莫遏以充其量而無所欠故曰達德所以行之也生知學知困知不同而能至於知之同則其知同安行利行勉行不同而能至於成功同則其仁同則雖知仁略有不同而勇已無不同勇可同則知仁亦同故曰天下之達德也惟其生知所以安行仁即知之所涵乾之易知也得氣之清純乎天者也先

學而知乃利而行行即行其所知坤之簡能也得質之厚法乎地者也好學力行厲之以恥由困而知由勉而成效天不息應地無疆君子之勇盡其才者也才固同出於天則勇非由外鑠也

易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得乎天之動而一於有事知得乎地之靜而一於無爲此倚於陰陽之偏故也上條以知屬天此條以仁屬天上條以仁屬地此條以知屬地上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以理言則不得有偏如貞元是也兼氣言則各有所偏以失其理則偏也以其知能合於理則

知仁不偏矣百姓日用不知用其勇則亦可與於道矣

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知仁勇德也中庸道也非知仁勇無以能中庸而知仁勇之偏者則不能中庸知仁勇之偏也一由於氣一出於矯而力之所矯恆困乎氣之所偏凡人之能人所難能者固皆英姿卓犖人也然任其氣之所長而離乎理之所主其事則近也其德則非也何以能合中庸之道哉○爵祿可辭何以言仁之事曰此仁字只是一味澹泊寧靜是賢者之或過之也與仁義仁字少異不是慈

愛惻怛

禮記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知仁勇生質之良也知者多詐勇者多怒仁者多貪氣質之所偏而失其正也任其所偏而莫之救則美質適資其過以流於惡聖人閑之以禮義使之知足以窮理而不爲機變勇足以強理而不爲忿懥仁足以體理而不爲苟從是因其所美而去其所偏乃所以成其德也

○朱子曰仁只是愛憑他名也愛利也愛樣事都愛故用人之仁須去其貪上條以爵祿可辭爲仁此條又言仁去其貪似相反曰只有意已便

是貪愛著辭爵祿是貪名聲或貪淡泊的

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以心之知覺窮理而不用之小慧則知矣以心之運用體理而不用之小不忍則仁矣以氣之浩大强理而不用之忿戾則勇大矣知之盡則心體虛明有自然之鑑故事至而燭之無所疑仁之至則天理渾然有自然之樂故隨寓而安之無所憂勇之大則氣配道義常伸乎萬事之上故艱大之投有以勝之而無所懼然必知盡而後仁至知盡仁至則禮義由是出不期勇而勇自大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不動心勇也何以能不動心凡不動心者皆以其心有

所主也心有主者持其志者也然心有主同而所主不同持其志同而所持之志不同而勇之大小能否分焉持必勝之志者以必勝鼓其氣者也持無懼之志者以無懼守其氣者也持義理之志者循理以御其氣而氣自無不充者也凡勇氣也告子之持志勿求已耳持勿求之志故不惟不能循理而且憒然於理不惟不以理御氣而且自暴其氣離事物而强制其心此後世釋氏之徒欲空諸所有以求觀自在者殆猶出齣舍諸人下而爲儒者之賊也夫憒然於理則不知自暴其氣則不仁告子或亦幸未蹶趨耳氣既暴矣心安能不動此所謂

畀之一錢則亂者也其勇果安在哉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凡勇氣也氣得於生初非求之外也日月星辰惟氣繫之華嶽江海惟氣舉之四時百物惟氣行之生之故兩間之剛大無有過於氣者人得天地之氣而生則人之氣亦同是矣無有分合彼此之殊者也然天地之生物也一氣之運行而氣之運行也寔一理之主宰所生之理全而合於天則此氣亦合於天矣所生之理既失則其氣已絕於天特遊而未散耳又安有所謂浩然者哉

黝舍告子之强爲鴟張徒客氣也夫理爲氣主理全則氣浩理失則氣餒然則欲有是氣者非從事於氣也居敬以立本所以存此心而爲知言養氣之基則所持之志合於天而非若黝舍告子之持志矣敬則天理常存而清明在躬乃以是自然之知覺窮理而理無不窮無所爲不得於言也以是自然之運用循理而理無不循無所爲不得於心也循理即集義無所爲不得於心則理全而氣隨之浩然者在我矣非持志無以知言養氣而非知言養氣則亦非所謂持志此所謂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也顧循理之功不使一息有間是以謂之集義一息

有間則一息之間已於天地之氣不相接屬此期效之心卽私欲間斷之心而乃欲助之長宜其自絕於天也知言知也集義養氣仁也不動心勇也然必知義而後能集義集義養氣而勇自生是爲學之序也要又必以持志爲主所以持其志者義理爲主此以理御氣而知仁勇皆成其爲德也惜乎丑不能問持志者當何如故孟子亦未及詳言之

以上皆兼言知仁勇

詩曰無競維人

人稟天地之全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乾則元亨而必利於貞以不貞則失其所爲乾也棖也慾焉得剛慾之所累物物得而屈之悻悻自好其貌剛者正其慾也血氣之勇爲物所動皆不剛者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屈於物欲故也○朱子曰就見義不爲上看是知而不爲若從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行之不力 烜按知而不爲不勇於行知之未至亦由其不勇於求知所以終於愚柔也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理爲氣宰理全而氣隨之稍有私累歉然餒矣血氣之剛皆客氣也一往而盡一觸而折耳究之非勇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尚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禮記曰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立義也

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

氣以輔理則勇生理以主氣則勇大理氣相離則氣獨行無不亂且害者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此用其氣以輔理者也觀此有自强不息氣象然而稍

未入細者窮理之功未盡也或問此亦太急驟故吳氏謂其不復置思不能無失故夫子退之曰然然且不必論子路且以此反觀今吾能及子路萬一否

易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心體本不息欲間之則息矣不息者人心之天自強不息乃所以法天也

大壯卦象傳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子曰自勝者強

益卦象傳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遷善改過益之大者然非有以自奮焉則將有欲遷欲改而不及者

以上皆用其勇以入德之事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道者萬物一體而有定則有心於和則流以道處衆和矣而何流之有道常伸萬物之上而無所徇無主而中立則倚以道自守中立矣而何倚之有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動於外則變所性根心用舍無與於己

也而何變之有南北之强任其氣而偏然者也君子之强主於理而氣自充矣然其始則必由窮理集義以至之也

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心之德也理也而非乾無以行之君子以志帥氣自强不息則德全於己而用加於天下矣故曰乾則元亨利貞也

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

强勉出於性成文王之德性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秉執其强武王之德反之也

以上勇之成德也

中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質有愚柔而氣則不以愚柔異激之則淸決之則流矣故知仁或有殊而勇則可無殊也百倍其功成而後已必明必强君子自强而已以志帥氣則勇自生焉已

此由其勇以全其知仁之事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知恥則近乎勇矣）

程伯子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人於道所以不能行者於其所難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者義理耳究爲之之後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死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未必盡合於義理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此所謂知而不爲無勇者也）

程叔子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事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

張子曰人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氣有陰陽則人質亦有剛柔之異然坤德柔而動剛牝馬之貞則人性柔中要自有剛處在但乾則元亨利貞是何等快捷坤雖亦元亨便須是利牝馬之貞又有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許多較量必安貞而後吉則柔不如剛可知顧柔中亦自有剛健處太柔而入于不立終是人不會用牝馬之貞耳非必質柔之過也亦有人生無喜怒者此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進道勇敢人有喜怒不形者此非大奸險便是強制若生而無喜怒者此却是安靜和粹之資雖不是柔却近于柔乃柔中也確知惟義是從則無大喜怒亦不害不然則是無所主故易中六二不如九二六五不如九五載則此他人自是勇多此自言以勉人也

矯輕警惰（自勝者強）

朱子曰人生來怯地柔弱只是志不立志立自奮發果爲這氣便生志與氣自是相隨底

須看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便見古人爲己之實處（勇於爲己方可謂勇若爲人便自欺不能自克處便是不勇）

進學要以勇爲先若所學有成後却又不期勇而勇天下事難他不得（進學之勇如好學力行知恥也有成之勇如孟子知言養氣而自不動心也聖賢之學以勇始以勇終其猶後天卦位之始震而終艮與）

圖

中也者對上下四旁而立名者也近上則遠下近下則遠

上近左則遠右近右則遠左近前則遠後近後則遠前皆非中也惟上下左右前後之正當中一點乃謂之中故中爲虛位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前不後而上下左右前後乃都由此中點發線則此中實具上下前後左右之理而無所不有也至於應事接物之中則此中在事物上見而實從此中發出如羅經上有八干四維十二支四方二十四嚮欲正對子午則此線須正對子午欲對丑未亦然略偏斜便非正嚮然都從當中頂針上發線乃能合也又如射箭身立處是中而四方八角皆立箭垛去立處各一百步射者從當中旋轉射去箭箭各中垛上紅心乃謂之發

而中節如射葢而過垜之外卽爲太過未至則爲不及偏右則大偏左則小皆爲失中也未發之中只要立定這個所在後得許多工夫故曰誠無爲持之只是敬以直內已發之中則在射箭時務須要志正體直持弓矢審固許多法度自足跟至頭頂至後手至前手渾身用力都要均匀目力手力都要頂針自執弓理叩開弓對的以至滿留撒放都要合法然後乃能命中一件不到便不能命中矣故曰幾善惡而慎獨審幾則工夫尤爲喫緊也然使未射之先不能平心靜氣則於方射時畢竟手忙脚亂不暇審幾到的矣又如立處近南射南止八十步則命中稍易然射

扎便有百二十步中扎便難矣故中節之中要必由未發之中出來則直內尤為根本乃所云主靜立人極也自未發言之以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以其正在當中則謂之正易曰直其正也以上下四旁無所不值言則謂之直以其的確在中言則謂之誠以其渾備上下四方之理言則謂之仁其實一也常持乎此中而使之不移者則敬是也以其發言之則因其適合於事物之中而亦謂之中因其相合恰好而謂之和因其各有定體而謂之方因其是理上恰該而裁制不爽言則謂之義而的確在此事物之中上故亦謂之誠其實亦一也未發性也發者情也顧性情之中在

我而事物之中却在事物非我所能豫定我有此性情物亦有此性情而中無定位隨其所處要由我性情發出而適合乎物之性情則吻合無間矣如我而爲子則上交於父孝是我之性情欲得我盡孝者便是父之性情我能盡孝之心循孝之道以事父則於父之性情亦吻合矣我而爲父則下交於子慈是我之性情欲得我盡慈者便是子之性情我能盡慈之心循慈之道以字子則於子之性情亦吻合矣推之萬事莫不皆然故曰爲人父者爲父鵠爲人子者爲子鵠爲人君者爲君鵠爲人臣者爲臣鵠顧上鵠便可謂中而究竟惟箭箭射透紅心并無半點偏斜乃

可謂中之至蓋隨其身之所處情之所接四方八面萬緒千頭無一不挾一性情以爲鵠以待我之命中上射飛禽下射走獸期於百發百中而又必自左膘達於右腢乃爲上殺此乃一直穿心則猶是適合其性情也其他則雖達右耳本達於右髃只爲中殺下殺若面傷踐毛不成禽則雖中而不獻矣至乃詭遇獲禽則在己已失其中雖其幸中於物而究已遠於達道之和也中無定體而有定則如此是以君子貴時中也人昧於時中之義於是有顯悖乎中隱賊乎中或混時中之和以言未發之中或援未發之中而入於異端之空寂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夫

堯命舜曰允執其中

言當誠信執守此中道也無時不中之謂允執

舜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必擇之精守之一而後能信乎執守此中也

仲虺告湯曰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大德人之所得於天以生者則此中是也建中於民盡其道於身以爲民表也以義制事由乎中以達乎外以禮制心肅於外以養其中也中有所養則中之體立外有所制則中之用行矣此建中之事也

箕子告武王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

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道之極至中而已矣建中於身以爲民表則是有以斂福而敷錫於民所謂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身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處而不當也如是則民協於中所謂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矣此中和位育之效也

敷言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人性之德罔有不中然一蔽於私則偏而失其中矣一

動於欲則陂而失其平矣好惡人情之所必有然可好可惡在事而吾因好惡之好惡中也作好作惡則私欲之偏陂而非公平矣偏陂生於心而偏黨反側形於事生於心而中之體失形於事而中之用離此民之所以不協於中也惟以王道示之極而使之無之則民奮然興而翻然豁矣然非皇建其有極則又何以能訓民而使之會歸於極也乎○易之卦本於河圖書之疇起於洛書圖書皆以五居中五者五行之象即五常之德也五德備於中而非有形器之可指故伏羲畫卦而虛其中五虛中者太極之象也在天則無極之眞而在人則

喜怒哀樂之未發也大禹第疇則主於中五主中者皇極之義也在已則允執其中而在天下則民協於中也圖虛五則四方莫不涵五一得五而六二得五而七三得五而八四得五而九是四方莫不涵五也於用見體矣書主五而八維皆統於五一合九而成十二合八而成十三合七而成十四合六而成十而縱橫數之皆一十有五是主中五以統十而八維皆統於五也由體達用也故伏羲畫卦無非太極而中無極大禹第疇建其有極而四方歸極有旨哉若乃文王演易而繫之辭則所以本之體而大著其時中之用也箕子陳疇而敷之訓則所以要其用以無失其大中之體也千古聖人如一轍矣

周禮大司徒教萬民以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

知者知之無蔽也仁者行之無私也德之體也聖即知之無不通而義則仁之無不當也二者德之用也中則知仁之體無所偏和則聖義之用無不利性情之極軌也必知盡仁至而後中無所偏中不偏則體立而聖義之用有以行必聖通義宜而後用無不和用得其和則道行而知仁之量以無歉然則六者亦中和而已矣德者民之所自得於天非能有加也教之使無失焉已耳

○子思子言中和蓋本於此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祗庸孝友

中和者性情之本然也祗敬也性無不中而不敬則且失其中故敬以直之戒謹恐懼是也庸平常也情無不和而好異則且失其和是故言庸言踐庸行以使之無過不及之差也孝友則性情之尢眞而切近者而百行之本原也蓋致樂所以治心而心統性情心有所養則性情中和無所不敬踐履篤實孝友之念動於自然而惡可已故六者樂之德也

曾子述孔子之言而作大學

大學之綱領有三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條目有八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明

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虛至靈具衆理應萬事者也具衆理大本之中應萬事則中節之和所從出也明之所以致其中和也新民者推之以錫福庶民所以盡中和之量也至善卽中和之至也稍有偏倚過不及焉則非至善矣中無不具格物所以求此中於物而致知則還以備此理於中物物有個中此中在用上見備此理於中則仍是所本有誠意所以致其用之中而正心則所以立其中之本中和而身可爲表矣家國天下舉而措之則位育之極功也

子思子乃作中庸

中庸言天命之性無不中而爲天下之大本率性之道

無不和而爲天下之達道故君子必當時時存養以致其未發之中而尤必省察當幾以致其中節之和顧中庸之德人所固有而凡民則鮮能之者則以氣禀之殊德性已不能不有少偏而又不肯察之於行習之常以至於太過不及而離道遠矣故必知如大舜仁如顏淵而後能之而君子則當策之以自勝之强以求至於義精仁熟也蓋道無不在小而夫婦之知能日在目前大而政刑禮樂推之天下以至於得天饗帝顯之而鳶飛魚躍隱之則鬼神之不見不聞無物無道故非知無以識其中正之則非仁無以致其時中之用非勇無以盡

其知仁之量而變化其氣質之偏蓋知仁勇性也變化氣質以實其德性所以立行道之本也然非戒慎恐懼無以立致知力行之基而致知力行只還以務其未發之體此存養之所以爲致中而內外亦各有當盡之功也時中之用情也以達德行達道所以廣吾性之用也然非知盡仁至不能悅理於心而不慎獨審幾亦非以研之於慮此省察之所以爲致和而要惟體立然後用行也夫惟生安之聖知盡仁至德無不實則未發自無不中而發之自無不和則位育之功所從出矣而自學利以下則德有未實是其體未立而用無以行故必由

好學篤行以實其性而後可達之於用以同於聖人則
省察存養之功又何時而可間哉此蓋子思述孔子曾
子所傳之意以紹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而垂教後
世以使人毋自暴棄其性情之德者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
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
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
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
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
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

閉戶可也

或出或處惟其時中而已聖賢非有心也故曰其心同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子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

惡易地則皆然

或去或不去亦惟其時中而已易地則皆然於其心信之也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楊墨之差其始亦由於氣稟所近大概楊子本是箇簡脫人又見得人人各自有我何必我去爲他又從事於老氏之教習聞夫無爲而民自化清靜而民不爭之論況天下非一毛所能利故遂一意爲我若墨子却是箇

喫刻苦能淡泊的人又見得人我一體原不當分彼此是以一意兼愛楊子近知者之過墨子即賢者之過也子莫原不解事却又强作解事不知窮理精義以反身求仁是以便執二者之中以爲中孟子許爲近之猶言其近似有理耳其實都不是道也事事物物各有箇中中惟其時豈可由我執得定故楊龜山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不知中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少之中而非厚薄大小之中也欲求厚薄大小之中則釋五寸之約

惟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也然則執中無權害道不淺故孟子與楊墨同斥之○今人每謂子莫之害甚於楊墨此却不然子莫雖不知權要不至於無父無君况權字最難言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而巽居九卦之末行權豈是易事學者須只守經守經而不能變通終是善道不大壞亦可於心無愧若行權而不得便只是權詐權謀小之而毀身敗名大之且至於全不復顧倫理禮法試看湯武征誅此事豈可效得 烜按今人之借權字以自便和光同塵敗常亂俗者眾矣學者且須格物窮理踐履於身到義精仁熟時

權自便見甚不喜人輕言權也

程伯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爲最盡也（出謂心之放逸也敬而無間所以養此中之本體）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中則不偏（中者一陰一陽之道也）司馬君實恐此心放失卻只管念著個中字此卻是爲所繫縛且中亦何形像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此意（易傳曰直其正也可見卽是中）

呂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叔子曰此語有病中卽道

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未發特且喚做中既發便是道中與道非二物耳但此中字與道字亦須有別要以天之予人言則中即道矣

曰中即性也由中而出莫非道曰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性自喚做性但性極其中故謂之中耳今人講章如費而隱隱字及誠者自成也誠字俱便說即性也此俱甚未安又如天下至誠便將至誠二字作聖人名號此俱甚未安

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曰不倚之謂中善不雜之謂和未嘗不倚二字換作不偏乃更穩若不雜二字以天之不貳不雜言則正所謂中也若以事物之不雜言則又有不雜而非和者

曰未發之中即赤子之心曰未發謂之中若赤子之心則發而未遠乎中耳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赤子之心有未發有已發即凡人亦

然不可謂赤子之心即未發之中亦不可謂赤子之心便非未發也

蘇季明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程叔子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卻又是思也既思便是已發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問李延平常述龜山語教人於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何如曰既然未發有甚氣象纔覺得有個氣象便是已發況人於未發只當還他個虛靜今又要去觀氣象此觀字便多一滯著如何保得他中只看程子之說甚精而今人每稱延平此語快也曰然則何以見得此中曰只看四端之情便知性中有仁義禮知只看發而皆中節便知未發之不偏不倚比如敲石取火面面有火可知石中原是有火若打破石中來看則仍舊不見火在何處也曰然則朱子亦謂初學當如延平說何也曰且只要人收拾此心則可且延平朱子之師朱子豈肯便明非其說然中庸輯畧中畢述程子之說而經書註中無述及延平此語者則可見朱子之意原不以延平之說爲然矣

曰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言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呂氏未知中體故其言如此存養之道非是要得他中但存在這裏養著他便自中不得於未應事接物時卻自胡思亂想將此中放倒一偏去也

曰未發之前如何用功曰只平日涵養久則發自中節

曰未發之前耳無聞目無見否曰然然須有見聞之理始得不是合眼揜耳但意念未起時外物未接之頃便是不睹不聞此時心原自無所倚著然須有見聞之理始得蓋不睹不聞原是惺惺在這裏若鼾齁睡去便有見不見有聞不聞矣○比如用果核種在土裏上面不見果核果核亦不見上面然只養在土中核中自會發芽若今日抆起看看明日抆起看看則此核如何得生發故求之之害也然要須培養在這裏時時照看若聽他被蟲蠹侵蝕水潤浸爛或太乾燥死或竟被人掘去則不得生矣

以上皆論未發之中

周子曰中者和也和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蓋言物物各有個中只我所以應之者合著而無所乖戾處便是中節而得其中矣

程伯子曰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子卻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又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麽執得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個中在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程叔子曰時中最難識禹稷之時以三過其門而不入爲中顏子之時又以在陋巷爲中矣

以上論時中之中

程叔子曰未發之中言寂然不動也故曰大本發皆中節言感而遂通也故曰達道不是寂然不動便喚做中只寂然不動卻無不中未發之中言在中之義也時中之中言一事之中也只一個中字但用不同在中猶言文在其中美在其中

朱子曰中名有二義程子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者在中之義未發之名也無過不及者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

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二義不容偏廢未發時無喜怒哀樂之可言故不偏於喜不偏於怒亦不偏於哀樂使其心先有個喜便偏於喜而不知怒與哀樂矣先有個怒亦然故無喜怒哀樂之可指者正所以爲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本也至於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可哀而哀可樂而樂則有感而發非不偏之體然發之各中其節則正由不偏之體而發適合乎此事之宜則又此一事之不偏不倚也易隨之初九曰官有渝无咎正發而中節者之謂也

呂氏由空而後見夫中之說其不陷而入於浮屠者幾希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不知未發之前但當敬以存之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

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中固已不得而見之況又從而執之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卽事卽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

以上合論中和體用

朱子曰誠者中庸之樞紐也蓋誠者實而已矣天命實理之原也性其在我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者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而隱見微顯

實之存亡而不可揜也戒懼慎獨所以實此理之實中和所以狀此理之實也位育所以狀此實理之功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道不遠人以下皆實理應用之所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見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其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皆所以反復乎此卒章又自其務實之初心言之以極乎實理之原也其言雖多不越乎誠嗚呼深哉中無不實實正所以實此中也中而不實異學之空實而非中其實

亦非實矣言中者不知以誠此所以日流於陂也姜載臣曰聖人恐後人之以道爲無所著落也故開口便道一誠字亦可謂知言矣

清簡公曰易有太極中之謂也自其四畔無著言謂之中自其一理渾具言謂之誠言中空寂者猶託似焉言誠則卽至空而至實寓也至寂而至變存也

以上言致中之貴誠

程伯子曰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行乎其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個中來爲中朱子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

程叔子曰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義者宜也因時而處宜則不膠於一定矣是則所謂權也

孔子仕止久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時中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人能事事處之而輕重長短無不合宜則無適非天理矣

張子曰時中須精義入神

朱子曰權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尋常是這個道理卻有時又不當是這個道理若告而娶是理然使告則不得娶則又不當守告的道理以上面又有無後爲大一層道理比告而娶之理又較重也

或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的又問中便是時措之

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是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義是稱上星子權是稱錘斤兩多少稱上星子都自全備即吾心制義之本然也至於物或十斤或稍輕而止九斤幾兩或稍重而十斤幾兩則是物上自各具一義而我只一概作十斤估值失其義矣如此須掛上稱錘稱之而輕重分毫不爽即是以心之制宜者處物而物亦適合其宜也

且如堯舜之事蓋天下物也與賢與子分兩之所在也以權加諸與子則天下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與賢而屬之四岳輩則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必歸之舜禹而後適得其平矣此正發明上條之義也與子與賢亦都是義然天下甚重而朱均不足以稱之要如舜禹方稱得天下起比如天下是十斤重而與子則稱上五斤星子即四岳亦只是八斤星子而舜禹則剛是十斤星子必將稱錘放在十斤上以稱天下方得其平也權是稱錘行權者移動那稱錘

或往或來以稱物之輕重也

程子謂權只是經則經與權全無分別然經與權須有異蓋經者只是存個大法正當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或未之盡權則於精微曲折處各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即經之要妙處也大約經是禮上居多有個定體權在義上居多因時制宜先王制禮只爲常行的道理不遇事變不必言權只依現成規矩而事宜自在其中到變處便非禮體所能豫定須更稱量參酌而行若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此便是用權處非禮之常經也漢儒反經合道亦未甚病只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事有必不得已處經行不得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此權所以合經也經權皆道漢儒反經二字似有病以權有經中之權權以善其經非必事事要反經而後

合道也然既說合道則反經二字亦無病以權自有經所不能到處之權經不可行只得反經程子未免矯枉過正也小變有小權權只在經中大變有大權權或在經外也

清簡公曰有經中之權有經外之權經中之權所以善用夫經也經外之權通經之窮也

所因經也所損益權也權在經中此即程子權只是經之說君臣兄弟倫也經也湯武征誅周公破斧權也權在經外此即漢儒反經合道之說亦未爲甚失也既在經外安可謂經只期合乎天理人情之至耳合乎天理人情之至即合道也征誅破斧之事豈可以爲常行之經而聖人行之亦以時事不得不然乃合乎天理人情之至耳此事必合乎天理人情之至然後可行若有分毫未合便行不得故夷齊餓死不失爲經而湯武周公不失爲聖也○夷齊之行畢竟是偏守君臣之經而聽四海之毒痡聖人自忍不得君臣之分雖至重然以救天下

之民命較之則九重況天之作君原必非所以害民也○昔子政兄嘗執經只是權權只是經之說意以遇事待稱量而後知便是未可與權不待稱量而遂知者乃是可與權故常舉梢公不識稱但看籃裏魚二語以示人向嘗是之抑思湯武周公之事變出尋常正必非梢公所能識矣

以上言時中之貴權

道德

德體也道用也道德即中和者是也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此天之所蘊者非可窺也其太極無極之體所謂於穆不已者與陰陽迭運而元亨利貞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者此天道之行也是天之一體一用也人得乎天而有五常之性以寓於形氣之中其未發也不可

竅是則其體之中所謂德也率性而行而御天下之至賾窮天下之至變皆有以合其物宜而行其典禮是則其中節之和而道之用廣矣此人之一體一用也德本於中而道見於事德體而道用也而道之在物各有定體我因以率而行之則是又道體而德爲之用矣是道德之互爲體用也德有仁義道有費隱仁體也義用也隱體也費用也則道德之各有體用也是則天有德而以賦於人物則其道自天賦之以其道而自人物之得也則其德人之所得於天者其德而所以交於物者則謂之道事物之交於我也有道而事物所各具當然之理則亦其本得於天之德也

道日顯於事物而非實其德則道無以行德本具於人心而身不行道則德無可據是故內外必於交脩體用要其兼備夫然後道立而德全是故原其始而言之則曰人之所得乎天要其實而言之則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其實非有二德也道德即中和之謂而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何與曰道猶路也德者得也凡有所由皆謂之道凡有所得皆謂之德故由乎天理之正者君子之道也由乎形氣之私者小人之道也欲棄常理絕形氣而別遊於虛空無著之境者則異端之道也由所當由之道則平易而得隨步之安由所不當由之道則險阻而得傾危之患此

吉德凶德之所由判也然小人之道反道者也凶德敗德者也天道有正而無邪反道敗德豈眞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哉

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無心生物其心則是天地之德生而已矣敦化者敦此也川流者流此也元亨利貞皆莫非生生之德之所爲流行而顯於用者也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天以此生理予人而仁義禮知信之德具焉是則人之性也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有物有則性之德也惟同有是德故好是懿德有是性則有是情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明德我所固有而無以明之則日卽於昏矣故必當自有以明之則其德在我○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爲健順五常之德得是氣然後成百骸魂魄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此也然以其理言之則萬物一原以其氣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此人物之所以殊也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是即所謂明德也方寸之間虛靈洞徹得毋似心之神靈爲聖之說乎曰非氣之虛靈則此理何以昭然無蔽而謂之明德乎要之慈湖之說專以氣言故偏而朱子之說合理爲言則備也

傳首章曰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自人得之而言曰德自天賦之而言曰明命自其理之無不具言曰峻德要其成而言之曰克明自其功之密

言之曰顧諟自明己德而新民之功由是出矣

孔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實有此德於身則有以知德之味顏子之不改其樂孔子之樂在其中知德者也不然者德不勝氣何以能知之

鄉原德之賊也

常人未能知德何以知人之德而以愿稱於鄉則非德而似德故也德本於性而具於心非可偽者而亦無待於偽也以愿媚人心德亡矣以是爲德德之賊也○楊氏賊義墨氏賊仁子莫賊中鄉愿賊德其賊一也後世

而有二賊焉佛賊性陸王賊儒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有德於己非以爲人道聽塗說向人矜博聞耳何嘗務己德哉其棄德也久矣○八股制業多是道聽塗說己心上全不曾著痛癢

易傳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

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定分莫非天理而品節可循故足以立德之基址然不
本以辭遜之心則禮爲虛文故謙又脩德之所當執持
者也去私復禮而天心可復一念之動於天理則萬善
所從出也然必恆以守之而後天理常存此修德之大
端也矣顧非守一善而自足也必也於形氣之欲則損
之又損而天理之正則日進无疆然後其德乃不孤又
必觀其歷常變而不渝然後足以証所得之實觀其有
及物之用然後足以証所得之宏精義至於入神則可
與權而時中之用神矣脩德之方有如是也盡定分莫

非自然而中正之極軌故足以防範而立德之基辭遜似過於卑而究之尊而且光故行禮所當執持一念之善甚微而已天理昭然故足以察識而爲德之本常久似事非一端而究之不可厭惡故存仁者所當固守損則先難以漸而易故德可修益則長裕而非外鑠故德以裕困而心亨則有得於己可知井井改邑不改井則及物不窮巽稱事之宜而潛隱不露故足以爲德之制是故君子務於踐履篤實以和其行而又必謙沖自牧以爲制行之本則由是而天心來復矣而卽此天心之復者察識而擴充之至於常久而不變又孜孜於懲忿窒

欲遷善改過使害德者去而德以日崇則自得者深而隨寓而安自有者裕而應物不窮時措咸宜稱物平施者在我矣此君子修德之事也○九卦皆一體一用禮在物謙在我復在我恒接物損物累益己德困自得井及物至巽而物我兩盡

書九德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寛柔愿亂擾直簡剛彊資之所稟得乎天者也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學之所成得於己者也寛者患其弛柔者患其靡愿者患其戇亂者患其肆擾者患其隨直者

慮其毅簡者患其疏剛者患其躁彊者患其乖寬而以禮自治則縝密者存柔而惟道之從則有以自立愿而謹於節制則能不失之野亂而不致自恃則能不失之肆擾而利於永貞則牝馬之貞直而涵養深粹則有和厚之風簡而有主中存則有廉隅之飭剛而不以禦人則不蔽於自欺彊而爲所當爲則不至於乖戾蓋寬柔愿擾質之稟於坤順者也亂直剛彊質之稟於乾健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稟所賦不能無偏惟有以輔其所偏而成其所美則隨在有以合乎性命之正而德成於中事彰於外矣必其有常者非一事之偶然而

遂可信其爲有於身也○寬以度量言柔剛以材質言愿直以言行言擾僴以御事言亂彊以作爲言然重下九字

畢命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大德者小德之積故小物克勤懋德之密也

易升卦象傳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生意木所自有木在地中則生意遂而上升有自然之勢德人所自具而不愼則德亡無不愼焉則德日高大矣然非有加於本然也

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德必信蹈於身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周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德具於吾心而人心有與天地不相似者欲雜之耳文王之德之純則全乎所得於天非有得於外也

以上言德

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天地之道陰陽而已陰陽非道而陰陽之外無道惟一陰一陽則道之所在元亨利貞一陰一陽之迭運焉已耳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外無器器外無道而道無形則器無不體器有物則滯而無以相通唯卽物以觀理而道之自然者可見矣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

天道變化而人物乃各正性命故率性而行則無往非天道之當然也○朱子曰性無一理之不具故道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性無一物之不得故道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朱子曰道充塞天地而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

失之則亂故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道之用目擊而存而遠不可禦道之體原於天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曰隱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此所謂目擊道存也○鳶飛魚躍得非指氣化爲道乎曰非也鳶飛魚躍不是道鳶自是飛底魚自是躍底乃是當然之道若說上山有鯉魚水底有微塵則無是道矣氣化本於道而道之用便在氣化上見

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率性之謂道何遠之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此愚不肖之不及也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在物曰道行道曰事此爲賢知之過者言也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此爲志道而不篤者言也道至高明識見稍卑則齷齪無長進處故求道者須高著心眼若子路衣敝縕袍與

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方是進道之器不能忘情而有所愠此周揚之說也朱子已非之矣近人猶多作此解誤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也此責人以體道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

眞知道之所在而能力行之則行法俟命壽殀非所問也聞道非見聞之聞亦非頓悟之說惟積之者久行之熟則渙然有以自信而卓乎其不搖是則所謂聞道若別於日用常行之外求所以頓悟乎道則不流於釋氏之面壁九年者幾希矣又程子不慮生死得是之說朱子已譏其小偏今之講章大抵猶循是說卻不知體貼註中生順死安無復遺憾八字來○或問

朝聞道夕死可矣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朱子曰吾之

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吾所謂道者人倫之敘當然之實理也彼所謂道者則以此爲幻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倫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道夕死可矣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忘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

以上言道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凡人雖愚不肖未有不知道之可欲而當行者此即其本心之德之未嘗亡者也然而不行道者欲誘之而志不立也如有志於道而懇摯不分則日用之間必惟道是務惟日孜孜行道而有得於心則可謂之德矣然志道懇切固好而又恐識見未眞求進太鋭或厭故喜新或得一自足則不能優游涵泳日就月將而有旋得旋棄不恒其德之失故又必得尺守尺得寸守寸銖寸積累始終不渝然後所積者充有以得其全體而可謂之仁此非從外得也道吾所當行德吾所固有但本心之

德昏則不知志道身不能行道則德虛行道而志不篤不能實體於身有德而守不恆不能造道之極耳若由志道據德以全其仁則吾之所得於天者亦既復全於我矣而特恐一念偶疏則猶有己私之間故君子之存養深密終其身焉而又時游於藝以廣吾德之用亦即以助吾存養也能如是則幾於體用兼該而久之與天地合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吾心之德無所不備惟不能守其德則或失之然守一以自足則又終無以盡吾心之體也天下之道所當率

循惟不知信道則或渝之然信之而不能厚用其力則又終無以致達道之用也蓋惟其信之不篤則行道者無日新之功而德不弘亦惟其守之不弘故求得者有自足之心而信不篤一事之偶得一念之嚮道亦終必亡而已矣何足爲輕重哉君子格物窮理而能有以眞知夫德之在我斯道之不可不行也則信之必篤而執德亦不容以不弘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氣化之不息卽天道之所爲流行人心之德亦猶是矣顧天則無心而人則不能無形氣之累人心一有間焉

則心之德失而離道遠矣時時省察於斯而無毫髮之間斷庶體全而用出德立而道行也逝者二字稍讀住如斯夫不舍晝夜乜字作一氣讀蓋逝者二字夫子目中看水心中卻是氣化水便是氣化而夫子意中是道即一端見全體即器見道非以逝者指氣化以斯字指水也以斯字指水其說之誤自吳氏始如斯夫不舍晝夜猶言這般的不歇也以逝者如斯夫絕句者非

易恆卦彖傳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之化無窮而亙古此日夜亙古此四時聖人泛應

曲當而聖人之所以泛應曲當者則亦道焉已耳不變之中至變者存惟其有不變之體斯以有至變之用而至變乃適以成其不變天人皆一理也

禮記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聖人全盡天道德之至也

以上統言道德天人體用合一

韓子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因對君子小人吉凶言故謂之虛位又以見老氏之舍仁義而言道德之爲失據也其實只仁義便是德仁義之外無德仁義之道之外亦無他道以天理之本然言之皆實據非虛位也

又曰彼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彼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吾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天下之公言也彼所謂道德者去仁與義言之一人之私言也彼謂老氏所謂道德謂老子道德經也其言道可道非常道又云道德亡而後有仁義是皆去仁與義言之也但韓子一合字亦未安道德只是仁義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朱子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眾所共由之路也用而和曰德朱子曰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匪仁匪義匪禮匪知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也仁義禮知信德也率是而動則正且和無適而非道矣五者之外固別無所爲道德也已

合道德言

程子曰天之自然謂之天道

又曰觀生理可以知道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器亦道道亦器

空空即是色與曰程子之言欲人即器以求道也釋氏之言使人即色以悟空也曰道則至實者存而非空也曰空則何色之有哉

繫辭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

或者以清虛一大爲道此乃以氣言而非道也朱子曰形而上是理形而下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問如何以形言曰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說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個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程叔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孰能識之

邵子曰道立天地先用顯天地後非必先有道而後有天地但若無此理則焉有此物

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人知道之自然而未識自然之爲體老氏任自然以爲道故遂一於虛無抑知自然之爲體固確有定則而非虛也

朱子曰性是一源從性中流出事事物物分派許多條理便是道

又曰這道體浩浩無窮

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

天地間無物非道然形上形下要自有別離物求道道無所著卽以物為道又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說離物求道老氏之無為卽物為道佛氏之顛倒

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

合內外平物我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

己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求道須從平實處起

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

道須是合理與氣看

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個物事便將道做一個空無的物事吾儒說只是一個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個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卽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說是道

以上言道

程子曰萬物皆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

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濶得心胷便可見

朱子曰理只是一個理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當從那裏去自家也要從那裏去文路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在何去處只挨著理子行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個有條理底名字所謂仁義禮知四者合下便各有一個道理不相混雜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但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以上兼理道言

程子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

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盡

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斯得

一德立而萬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德全於已用無不善天下之善協於

一理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便是大德大德體之體小德體之用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
朱子曰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的事
存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事爲百行此與程子語稍異者未發見只是理至得此理乃謂之德
中庸分道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行這個道的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

以上言德

〔命〕命猶令也自天之賦於人而人之受於天之際言之也天之命人者有理有氣有數有分分有貴賤貧富數有脩短吉凶氣有厚薄清濁而理則一致盡理者天所命之職事而氣則所以任事之權柄與其府史胥徒所以使之得以有爲而盡其職者也分者其班位之崇庳而數者又其任事之限制與其復命之期日也而四者要之以理爲主其所以授之祿位俾以事權限之期日者皆不過欲其克事所職以歸全於天而已矣故理者一定不移而氣數則惟其所値均之爲天民其在天非有心也是故天以理命我

我不受命焉不可也盡其職之所當為我所以順命於天也天以氣命我我不受命焉可也奮其力之所能為我所以衡命於天也天以分與數命我我不受命焉不可也樂天而知命安土而敦仁敬事後食我所以立命於天也若乃不盡其職而欲儌幸以干進是逆命者也勉於職事以希進而心不誠焉者欺天者也委之事權之不我屬而謂無能為者庸臣之尸位也君子盡職焉已耳能全夫天所命我之理則天將畀之事權以奬勵之固未嘗必限我以氣而壽殀貧富原可置之不問也至若王者之易姓受命則又未有不以德致而以德凝之者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性命之原也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天道流行賦予萬物各有恆性同或不衷天有成命矣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所賦有定理所受有定分知所賦之理乃能盡理知所受之分乃能安分知命則以義爲命以義立命乃所以爲君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此以一人所稟之分言也〇天地無心而氣機流行人

物之生適如其所値所値者有淸有濁有厚有薄有脩有短有小有大有賤有貴差參不齊以至或相千萬此皆理勢有自然者則皆天之所命者也所受旣定則非人力所能爲君子盡其在己者而已耳謹身節欲以養生亦是盡己之事若脩煉長生程子指之爲盜況以此喪生者尤多至於奔走儌幸喪其在己則逆天尤甚是之謂不知命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世運盛衰亦有自然之勢其故原繫於人事之得失然衰替有漸則有非人力所可爭者怨天尤人只自喪耳君子可行可止處之泰然於此言命曉景伯少安毋躁也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命者自然之理勢朱均既値著不純粹的氣不足以繼堯舜舜禹又適稟受得那氣純粹而且延長又適値那時候則天下自然歸於舜禹理勢自然不由人力則皆天命而已然舜禹實有堯舜之薦而夏啓亦以人心之歸人心到至公無私處便是天命天人一也天下萬事

理勢皆然不獨一人之稟受而已也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所賦之理所受之分皆命自天但理有當盡是本分內事富貴不可求是本分外事也自盡所以安分越分則為非理天命如君命求在我者敬事求在外者要君也

禮記曰命以防欲

人欲無窮命有定理定分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人物所受於天皆謂之命然只有此理理當死而死嘗生而生盡吾之道則雖得凶得禍亦是理上正當如此乃是天命之死天命之生天命之吉凶禍福福非倖致禍亦非自作也若當死而求生則雖得生亦非生之理不當死而枉梏致死其死亦非死之理是天本不曾命他生死而他乃方命以自生自死如何説是命也天既有命在我則其正與不正只問我盡與不盡而不在天矣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全其所受之理而無歉則無往而非順承天命是天之

所以命我者我能有以立之而不至委其命於草莽也

○立命要到死之日方是立得成一息尚存則猶恐至放倒如曾子倘不易簀而死則一生都有慚愧矣若曾子乃所謂殀壽不貳者與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

聖人不言命禮義即命也以禮而得得之以理以義而不得不得亦以理理即天之所命也聖人亦非有意去盡禮義而聖人之進退莫非禮義命自聖人立之也

易鼎卦大象傳曰君子以正位凝命

王者之命以天下為命與常人之命稍異而其實則無

不同葢其君師教養職之不可廢者卽其所命之理也其歷數脩短事之不敢知者卽其所命之氣數也順理盡職聽命於天此吾所可憑者若乃平陂有爭則亦順受而已矣然旣能順理盡職則必下得民心上召天和而惟有歷年必然之理是天命自我凝之若以小善責福於天則是覬倖之私於道未能盡洪圖天命不可得也詩曰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周頌曰夙夜基命宥密正位者也召誥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可監也乎要之天命只在人心人心之公卽天理也民心所歸卽天命所與矣其孰能奪之

張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德者天所命之理天道流行付予萬物理氣具焉不能自盡其理則所謂性者資稟之氣而已能有以自盡則所性者純乎天德而所謂命者亦純乎天道之全氣不得而限之矣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殀而已黃勉齋曰德以所得者言理以本然者言

程叔子曰聖人有義無命此所謂命以貴賤壽殀之分言也聖人性天德命天道以義立命故曰無命

中人以上不消言命中人以下以義處命聞命而不能安又其每下者

聖人而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說朱子曰上當作下

在我未盡不可以言命然富貴壽殀亦是定分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朱子曰命猶誥勑性猶職任誥勑上所授也職任下所受也職任專以理言而祿位則皆所以副其職任者氣質富貴貧賤壽殀皆統是矣

命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其形上者理其形下者氣理亙古而不易氣如環而無端得理爲性得氣爲分

天理運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无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程子謂窮理盡性便是至命蓋以理也性也命也初非二物而有是言夫三者固非二物然

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少分別蓋理以專[illegible]然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爲性理之所以爲理者也自天命者而觀則性理者小德之川流自性理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爲先後則亦不能無間也

命一也但聖賢之言有以其理而言者有以其氣而言者所係異也理氣不相離天命付人一時俱有總之天所賦於人以成其爲人者

天所予人者是理也人所以壽殀窮通者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不可盡委

須是脩身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不脩己而委之天命

是都廢人事也

富貴壽夭皆是定分然貧賤而夭固有非人所取而得之於天者究無以驗其必然則君子不謂之命君子求理順心安而已貧賤而夭聽之而不問若生怨尤之心則非理矣人以貧夭而言命皆怨天者也若其富貴則君子處之固有得天下而不爲者矣亦安得遽謂之命而安之乎以義爲命倖致者非命也此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所以爲有功於學者

理氣同源但氣之施有不齊而有貴賤貧富壽夭厚薄清濁而運亦有治亂盛衰然理則止一理雖析之至細至微至暫至變而理無不在則貴賤貧富壽夭厚薄清

濁治亂盛衰究之亦莫非是理也曩見集性理者於命字一條多畧而不及於氣數故此條合而詳之

烜曰君子立命於平居無事之時事至而順受常人委命於無可如何之日先事而僥倖○今人於事先殫力妄求及事勢窮迫時卻委之命此非能安命也借命以自解耳易一事而妄求如故若移此外求之心自求其所固有豈不自得

鬼神

鬼神者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所迭相爲流行而對待者也陰陽者氣而氣之靈動處足以有爲者則謂之鬼神若

鬼神之所以靈而握夫屈伸往來之樞機者卽道之所爲體而呈其用也凡夫天地之間在天則動靜消息寒暑晝夜在地則高深流峙南北剛柔在人物則魂魄男女老少生死皆莫非鬼神而動靜互根屈伸迭運充之至大而不能外析之至微而莫能破如夏陽冬陰而冬實陽之始夏卽陰之萌又夏有晝夜冬亦有晝夜晝陽夜陰而晝夜各六時時又以一陽一陰相間男陽女陰男女各有魂魄魂陽魄陰而魂有呼吸魄有動靜對待者相爲流行流行中又互相對待析之不可勝析眞所謂入小而無間也此鬼神之盛也天曰神天氣之伸而爲萬物也地曰示示示也靜而示法也人死曰鬼謂其氣之歸於天地也蓋陰陽之氣合而日伸則人物以生陰在陽中雖鬼亦神陰陽之氣散而日屈則

人物以衰陽在陰中雖神亦鬼此因其大畧而名之也天地之內旣無非鬼神則人物之所以生成莫非鬼神之效而祖宗相承尤爲一氣故聖人因人心之鬼神而敎之以報本反始焉則祭祀所由起也人亦是鬼神所體但人便有形有聲故指此氣之無形無聲而未可見聞者爲鬼神要之人與鬼神本是一氣形則有陽而氣則相通故人心自有那報本反始之誠心而誠動於中則神格於此其應甚速矣此所謂人心之鬼神也祭祀之鬼神卽人心之鬼神人心之鬼神卽天地之鬼神無二致也人死曰鬼而謂夫祭享之時洋洋來格則是又鬼之神也後世不明於鬼神之義而以福利相邀乃異端又從而惑之人心不正神姦作焉鬼神者氣也理無不正而氣之所遷則有正有邪王者作禮敎與人心無邪氣由順正則天地爲物

之氣皆正而自無神姦之作及夫禮教不興而人心側媚則以邪感邪鬼神亦不能無不正而於是牛鬼蛇神乃徧天下闢之不可勝闢禁之末由以禁也悲夫矣

易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數也者理氣流行之節次也一者伸之始也二者屈之始也三則氣之方伸而未已四則氣之已屈而未歸者也三全則三四半則二三二合五自一至五皆生數陰陽相次則皆來而伸者也一二三四五復遇中五則成

六七八九十六則伸中之屈水下七則屈中之伸火上八則伸而有屈木柔九則屈而用伸金剛十則數之終矣此皆成數則又皆屈而歸者也相得而生成有序有合而變化相因分之則五行也合之則奇耦而已總之則五十有五天地之全數也萬物變化皆由於此而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者無能出此範圍也此鬼神之大原也夫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理也形上者也陰陽者氣也器也形下者也以理管乎氣而聚散變合以屈伸往來於兩間者則謂之鬼神鬼神者道器之間也有是氣則有是理故神伸鬼屈自然而然精瑩靈妙待用無窮不可方物而各有其常如有目耳自能視聽有口鼻自能呼吸而理卽主乎其間其在天地則春生秋肅山峙水流莫非自然之妙用是皆鬼神也張子所謂良能者是也二氣器也二氣之良能卽其德也道也有是體則有是用故精氣合而自無之有魂魄離而自有之無此以陰陽之合散者橫言之也合則至而日伸散則反而日歸此以來伸爲神反歸爲鬼者直言之則一氣也無物不體而物不能遺程子所謂功用者此也天地無爲而天地之功用則鬼神造化有迹而

所以造化則無迹蓋以對待而合散者言之則魂魄氣血男女之屬是也然鬼神雖合體而神之用常伸鬼之用常屈如魂動魄靜男伸女屈一中有二也又魂魄各有動靜男女又各有屈伸以流行而屈伸者言之則春秋旦暮生死之屬是也然鬼神雖迭運而神之中有鬼鬼之中有神如春秋各有晝夜老幼各有寢興二實則一也積晝夜而春秋積寢興而盛衰惟其無形是以形無不體一落形聲則無以相通矣洋洋如在格不可度無形足以盡有形有形不足以盡無形然有形者雖器而形中之無形者則未始不相通也所以洋洋鑒格卽吾身之鬼神之所以攝束而相通也有形皆實用無形皆實體體無形而有實理則其用皆實理之用道亦

器器亦道也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之顯而不可揜者鬼神之德而誠則鬼神之為德也以人身言則未發之中不見不聞而實理咸備鬼神之體也發而中節以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者鬼神之用也慎獨省幾祭祀之鬼神也戒懼存養屋漏之鬼神也人之德性情功效盡之故朱子於鬼神之德亦借以性情功效言之而其為德則誠而已時解解中庸此章無能極鄙意者

易傳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

精氣合而伸魂魄離而屈所以屈伸離合者鬼神之情猶上條言性情所以為物為變者鬼神之狀猶上條言功效其合而未形變而未泯者則又鬼神之本然所謂道器之間也精凝而氣乃滋而合則氣動而倡即魂也精靜而營即魄也末著於

物則只日精氣精隨氣長陽爲主故伸也氣散而魄猶留而散則塊然之體不能久存日就於變陰獨用則屈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

盛猶著顯也此就人身以明鬼神之名而歸之天道之至敎也氣者人之所以爲呼吸運動而無不可爲者也魄者人之所以爲視聽知覺而無不可通者也得乎陽者也得乎陰者也氣魂也魄精也氣動而倡魄靜而營合相爲用靈妙不窮鬼神之謂莫顯於此矣蓋鬼神微而難見而人之氣魄則顯而易知故指此而明之也氣魄合體

於身而有是氣則呼吸運動者自有恭從之常有是魄則視聽知覺者自有明聰之德而日用事物間以各有當然之道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者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則天之至教也此以對待者言鬼神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精氣爲物所以生者神也游魂爲變所以死者鬼也死則魂游而魄降屈而歸矣故人死曰鬼此又以合而流行者言鬼神也體魄雖斃而魄之精英與魂氣之游者實與天地爲一體故其氣之發揚自有光景氣息感動

於人者洋洋充滿流動於見聞之表此即所謂合而未形變而非泯者正鬼神之謂也自其旣歸而言之則謂之鬼而精氣之發揚如是則又其鬼之神也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昭明焄蒿悽愴鬼神之發見而不可揜如此此可見靈威之不假易而屋漏隱微之不可欺矣聖人因天道之自然而制爲倫事之軌以爲天下極明示之以鬼神之理使知吾一身之呼吸動作視聽心思皆鬼神所默爲流通而隱相照監者而苟有少拂於當然之則則是厭

射於鬼神矣此所以爲黔首則而輔明天道之至敎者也黔首二字馬氏疑爲秦語然此章非聖人不能道不必因此二字而遂疑其非夫子之言也知鬼神之可畏則從則而不敢違矣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敎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未足未慊於敎民之法也爲宮室宗祧所以萃人之精神別親疏遠邇所以定人之分誼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道一也民不忘所由生而民德歸厚矣蓋人心有所係屬而動靜有所持循乃能有以率於道而不越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因上文反古復始而畢言祭祀之義也立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之立朝事朝踐之事求神於陽故以報氣氣來而伸故曰反始薦羞饋食之事所以養體鬱鬯求神於陰故皆以報魄此以類言非祭之序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謂旅酬之事蓋尊祖而敬宗收族一氣所通皆人心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亦即人心之鬼神也聖人因而制爲之則焉已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可以感人卽可感神存吾順事歿吾寧矣然事人知生吾之素位也惟務於民義斯兩得之

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鬼神之不可揜誠也人克誠則己之鬼神卽所享之鬼神一氣所通無不格矣不誠無物享亦何常之有

詩曰綏我思成

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通神亦通焉神之所通形若見焉思成之謂也○或問死生之說謝上蔡曰人死

時氣盡也曰有鬼神乎曰予嘗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曰待向你道有時你但去尋討看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予謂此便是答的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又別這個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魂滯魄影響的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曰先生祭享做甚曰是要聚自家精神以爲有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不是鶻突了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要有便有二語卻未穩當

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必慎其獨屋漏無忝事神莫處於此矣祭祀以時所以

伸吾敬也煩焉適以瀆之

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無二理也

唯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天人一氣也祖禰一體也然在吾無以盡所付之理則

其氣已自絕於天矣無以守父母之遺則其情已自絕

於親矣吾無以對天對親而徒以虛文饗哉仁則心與

天合而氣自孚矣孝則心不忘親而誠自達矣此事鬼

神之道也

程叔子曰天地之功用謂之鬼神（天地非鬼神別無他用也）

問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個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此卽鬼神也亦卽禮樂也）

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屈伸無端卻不必以既往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此因張子反原之說而言）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不能無疑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知也鬼神只憑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

致敬鬼神者理也暱而求焉斯不知矣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至而滋息物生既盈反而游散至謂之神反謂之鬼

鬼神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浮屠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此不知鬼也或者指游魂為變此為輪迴此未之思也夫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此不知道也

朱子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

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問鬼神便只是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爲主已死之後則鬼爲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爲神去者爲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爲神精爲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

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魂魄卽人身鬼神也然既著在人身上故較實鬼神卽未著在人身上者故虛底分數多也

陽魂爲神陰魄爲鬼合則有生判則爲死魂升爲神魄降

為鬼此孔子告宰我之旨也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為神往者既屈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各當其義也

二氣之分卽一氣之運方伸之氣有屈有伸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此如春有晝有夜秋亦有晝有夜也

只這一氣入毫釐絲忽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是以鬼神無形聲而體物也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個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所以揔感必應

鬼神是本有物事祖宗亦同此一氣但有個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個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天下之主諸侯山川之主大夫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個相關處

烜曰天地鬼神只在吾心心不愧不怍不待卜筮而後知須禱而後福○少皡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至顓頊正之帝摯之衰三苗弗率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復黎之德皇帝格之夫爭聽於

神祭非其鬼此妖妄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明明非常而末俗怪誕淫邪以尸栖神動稱尊號緇流羽客蠱惑愚民此九黎之遺禍哉君子亦安能家語而戸告之以民義之正與噫○問貞以起元則張子反原謝氏歸根之說不亦似與曰貞以起元謂之不息如必反原則天地窮矣試看一粒穀種生多少穀不成一粒還一粒否輪廻之說離人於天是謂誣天引導之說衡天而立是謂逆天皆不知鬼也○有神姦何也曰人之氣餒有以致之也魑魅罔兩不正之氣天地不能無人有抱志不慽夭折不散者氣以志凝

難遽就泯因氣乘息偶有所憑乃能爲厲然終之游散若伯有月西是矣若乃憑於土木而俗復崇事之則其鬼愈靈故神姦生於淫祀然禍福究不由彼君子守正而已

思

思者心之用也思之通微曰睿睿作聖之基也天之與我心爲大心之所以管攝百骸通達萬理裁度庶事宰制舉動者思心者身之天君而思者君之號令也君不令則失其所爲君令不審則失其所爲令是故有窮理之思有處事之思有繫累之思有有冥之思窮理之思欲其精而有據處

事之思欲其審而能斷精而益精則有以悅諸心而為處事之本而無據則入於杳冥所以議索隱也審而不苟則有以研諸慮而循義理之正而不斷則擾於私果所以議憧憧也而要之以敬為主焉敬以即物而窮理則思為極深而非泛敬以循理而處事則思為研幾而非葸由思而至於通微由通微以至於無不通則不思而得從欲不違聖人之能事矣

書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體口耳目皆形而心所以主乎形者也貌言視聽形之一色而思所以管乎色者也恭從明聰者形色之則而睿則物則之具於心焉者也能用其思以通微則貌恭言從視明聽聰而各當其則矣貌恭之至則肅言從之至則乂視明之至則哲聽聰之至則謀是通微而無不通也不思則蒙而狂僭豫急由之蓋土者天之皇極也思者人之皇極也睿思作聖而心之皇極建矣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物則秉彝人心固有故略一攝束則義理炯然思則得之矣不思則此心放倒視聽之交一定帶從聲色上去流蕩而忘反也

思誠者人之道也

所以貴用其思者亦用之以實吾此心之德焉已耳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思誠之目也視聽色貌言卽洪範之五事也洪範貌言視聽思此色字則貌之在面者也洪範先貌以五行之序足以該色此先視者以視尤要緊程子所謂悲闘眼便錯也思敬思問踐履致知之事思難思義懲忿窒慾之功夫也

○朱子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雜然而思則出位之思矣此與程子九思各專其一之說同　又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此涵養本原又在九思前一層工夫　又曰九思各專其一然汎然亦失所統尚能以敬義為主然後能隨所當思而思之此敬義謂直內方外非只執事之敬見得之義　張南軒曰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此與朱子敬義意同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為不用其思而託之已思者警也萬理具於吾心豈有思之而不能造者

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

此窮理之思也思之必愼思而主之以敬也思之弗得弗措則能辨之明而義理悅諸心矣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而不思則學徒事口耳全未經心何能有得若只是思則茫然無據又空思個甚卽事窮理而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善思焉者也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爲徒思而終無所得者警也揚雄好深思終之未聞道不學故也陸子立大則又併思學而欲廢之

書曰愼厥身脩思永

愼其身無敢不脩愼於思無敢不永也思深慮遠所以脩身而允迪厥德也永言配命之謂思永

易艮卦象傳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山止而通思靜而妙兼山各止其位君子即位而思○仇滄柱曰身之所處必有其位思其位所當盡之道自不暇越位而思中庸之愼思孟子之思誠論語之九思皆隨處體認天理程子無將迎無意必靜亦定動亦定俱闡明此義蓋思在位外越分妄想心常擾動思在位中順理應事則心常定不出位而動靜皆得其當此艮

止之義也思不出位此說最爲精盡他若陳介眉云思得其理便是位則卽心卽境之邪說矣萬正待謂事各有位君子以思而不出位非思不出位也此亦陳氏得其理卽位之意皆非○身草莽而言治平非出位乎曰求志乃士人位內事但不思脩己惟思治人則不可

書曰弗慮胡獲

思慮統言之則皆思分言之則卽物以求理曰思事至而研幾曰慮平居而不窮理則固無以研幾然窮理而不研幾又無以得其至善之所止也若智以藏往無待於思神以知來無待於慮則聖人之事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熟思而審處之之爲遠慮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既曰不出位又曰遠慮何曰遠慮正所以盡其思於位中也試思所處之位有多少難盡分處即一息百年皆在位內若越位妄思只是慮之不遠○遠慮非教人計利害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初曰如之何乍見而思其理也再曰如之何審察而析其精也蓋事物之理人心固然而事物之變至賾至變故思之則其理可得又必審思之而後不惑於疑似之間此審幾研慮之道也不如是則妄行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此所以必曰如之何如之何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處事之思必於再所以窮理也此窮理即在應事上窮如上二條是矣非平時格物窮理之謂昔人謂窮理在乎時者非止於再所謂果斷也理既無可疑便決然以行之勿復轉較利害所以不當三思也時解乎再思亦是再思之說大謬止於再所以貞吉悔亡也三焉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矣朱子曰再思是衆人之通法正以處事言故通當止於再再者如之何如之何也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

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爲繫思於私者言之也感應理之自然計較利害皆憧憧耳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此極言感應之自然無俟思慮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精義而至於入神卽窮理之思也利用乃所以安身卽處事之思也然方其精義無期效之私則雖思何思也及其利用非有意崇德則雖慮何慮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精義以極深而悅心利用以研幾而斷事過此無庸思慮矣窮神則存者無非天理知化則所發莫非天道此無思而無不通者惟聖人也○程子曰以私心感物則思之所及者能感思之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朱子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如日往月來是也只不合著憧憧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如精義利用何嘗不思慮得來只是不可繫

著私意感應自有理何必思也（烜按）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學者且只是思但勿繫以私意耳上蔡見程子而自言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譏其發得太早而王氏之徒每引何思何慮以証不起意之說何哉

周子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所謂誠無為也）思通用也（所謂幾善惡也）幾動於彼誠通於此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朱子曰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聖人不是全然無思只是事未至時無思事之至時一思便得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朱子曰思之至可以作聖其次）

亦可以見幾而不陷於凶咎也

呂與叔常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程伯子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中有主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此所謂憧憧往來者也敬以直之則中有主矣

程叔子曰學原於思思曰睿思久後自然睿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能通也

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得清者出來思慮始有溷濁久自明快緣水是地中本有但初時泥淤未澄耳理是吾心所本知但初時疑似未決耳

問如何是近思曰近己理會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

尋討則不切己

不深思則不能造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不思不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慮而得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蓋由平日致思者深乃一旦豁然自得也若不思而自得者未之有也

以上四條皆言窮理之思

問思慮果出於正雖多亦無害否曰發不以時雖正亦邪

人不止於事只是攬物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此即思不出位之意

無遠慮則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上條言止於事此又言當在事外者即事而盡

理止於事也然揆始慮終度此推彼又常要無不周到慮周事外正所以盡其理於事中也

謝顯道見程叔子子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太早在有間曰正好用功未能不思而得而遽稱此語此上蔡過高之病也故程子抑之又曰正好用功者欲其還用功於思慮非欲其用功於何思何慮也陽明之徒乃回護之曰此言非繫辭本意程子覺自未嘗而復曰正好用功試思既何思慮矣又用功個甚○此四條言處事之思也

張子曰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者告子則到說不得處便已更不復致思言窮理者不可以難知而遂輟也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要緊朱子曰然二者也非二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此條思以窮理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此條去思慮之憧擾

清脩公曰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故稱大也子靜以立大爲法門乃動稱不思不慮所謂立大者安在哉

聖人言九思而後儒以思爲支離則以爲不足思是行之過也以爲無事於思又知之過也

學

天下無生而能者無生而能者則無能非學然而有當學者有不當學者有可學而不必急於學者有學之而不可不急於學者且有學之事同而學之心不同者有學之始

同而學之成不同者正而有益者當學者也邪而無益者
不當學者也心身性命之要學之而不可不急於學者也
文辭技藝之末足以爲斯世泛應之資學之而無庸急於
學者也要之以敬爲本以聖爲則以窮理致其知以反躬
踐其實以盡性至命爲要歸斯所學之正且大與然使學
之者是而所以學之之意則非學之雖正而所以學之之
志不篤則雖其有事於學而終不能以有成矣至其所以
學之之方則必也日就月將不以半塗而廢優游涵泳不
以躐等而進是則其深造以道以自然而得之身心將忽
忽不知以入於聖賢之道天德備而王道出此外無他學

也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時習而說所以成己也朋來而樂則及物矣不知不慍學之純也學以積累而後成而說樂則原自性分中流出蓋學習所得之理皆性分中本具之理故有得則說吾性分中所具之理正天下人同具之理故朋來則樂而所性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不知何慍之有然非學之正而不已焉何以及此

此學之大凡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孝弟養其性謹信飭其身愛眾親仁廣其用此養正於蒙也而脩齊治平之基已於是焉立矣先行而後文重本也立行而不可廢文文益以輔其行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見學以篤於人倫為要也

二條以敦本為學之先務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以自盡無僞之心而致知力行也爲學之綱不外乎此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正心誠意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敬以固其基誠以立其本取友以資其益改過以去其損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志篤以正乃有所得得而守之此心常有所存而不失則德日新以至於全全其心德而又能終食不違學之

純也又游藝以待致用而亦以養心內外交養之道盡矣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篤信好學則悅諸心守死善道則有諸己是以能用無不利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心無私意之蔽則鑑空衡平而怒不遷矣心無私欲之累則知明勇決而過不貳矣然非并省察之嚴不能審幾

而決去也非存養之密不能循物而無違也故朱子以爲顏子克己之功蓋聖人之門自性心而外無餘學矣六藝者學之之途徑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盡性致命之功不外乎此○朱子曰下學不須揀事只事到面前便與理會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個大的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理會時是下學透即上達積累是下學而貫通則又上達蓋節節學有節節的達總會來

有會通的達然工夫只有下學而上達則有以漸而幾不期而至者不可謂截作兩截看也 又曰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不在事外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程子所謂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道或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教後學如何企及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天下無生而能者故在聖人亦必有聖人進學之漸聖人無異人也凡人在童時志意未定大抵至十五而志向乃有專在如務功名者十五時便慕功名志貨財者十五時便效商賈朱子十四五便學聖人

皆是如此至三十而有守能會自家做事四十愈精五十而老成練達具見本原各事都有個本原雖農圃醫卜亦然然人之精力長在四十以前至四十便住如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皆是惟是少年長進到四十已能立得腳住便不退後而學問與年俱進直到渾化地位亦凡事皆然若於少年不肯長進到四十尚未立腳得住則四十後精力漸衰學問有退無進迄老耄而益不堪矣而聖人與人有不同者聖人十五便是志學入手已迥與人不同則三十而立是聖人之立四十而不惑是聖人之不惑非若他人之文章貨殖與他小道也功夫至此已是經權咸得道明德立於身故五

十而達天六十七十而知行皆化常人所志已不能如
聖人又或雖知而不肯用力所以或至四十五十而無
聞焉雖精力方日强置之誤用無用而學識不加長也
然則聖人豈眞異人哉或誤用或不用焉而聖人乃不
可企及也○志學而立而不惑知命不是靠他自然能
進志學便有學的工夫故朱子或問中用持守玩索涵
養等字此卽所謂日就月將優悠涵泳也○守之固由
認得定到知日益精則行亦日益純熟不費力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大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聖道之大以其有本徒見其大而不知其本則將茫然而不知所從事矣然有見於本而不以漸幾之則躐等而進又終無以得之於己也顏子所謂高堅前後見其大也如有所立卓爾見其本也博文約禮欲罷不能所謂成章而漸達也節節有個成章節節有個達不是一個成章便至於達

以上言下學積累所以進於聖人也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至當作志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欲其專於自治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仁義性也忠信實有之也樂善不倦誠不息也此天爵所當脩安問人爵脩之以要人爵非忠信矣得人爵而棄

天爵由不忠信故倦也雖然以天爵要猶古之人也脩文辭以要甚之而惟貨其吉天下士安得有人心哉脩天爵以要人爵且終必亡況其每下者哉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非學無以致道于身學之不專猶不學也若學而非以致道則又烏在其爲學哉

以上言學之志不可有紛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學而博也問也思也所以窮理也而篤其志焉切問近思焉則約而不放矣心存不放斯能下學而上達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志則受之者宏時敏則求之者力學之所以日進也

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孟子曰有爲者譬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所以不秀不實之故可思也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句如斯夫不舍晝夜如斯夫七字作一句讀

一息有間則失之矣

以上言學者當日就月將也

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共學志也可與適道知也可與立守也可與權通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得非自然則所得無可據而不深造則不得造不以道則得非自得是故言頓悟言良知皆必非自得者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由子游之言而知學者之當求所本矣由子夏之言而知學者之當由末以及本也夫本末原非異一致然非曾

子之精察力行難語一貫非顏子之博文約禮烏見卓爾故小學所以開大學之先也夫以道理言則大學正心誠意是本以用功言則小學又是本然小學可言本大學却不可言末蓋聖人之道從源頭上下來學者之功却要從流溯源上去也○本末固非兩截則灑掃中亦具誠正道理然誠正自有誠正頭功夫斷非徼以灑掃便謂大學已盡在其中而只聽人自悟也[illegible]賢講此章尚沿頓悟流獘

以上言學者當優游涵泳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

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見聞工文辭矜

智能慕空寂為學也故曰學顏淵之所學

問有善不及周子曰不及則學焉問聖可學乎曰可有要

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直靜虛

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朱子曰明元通亨公私溥貞也陳氏曰一者純一不雜之謂甬上林氏曰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

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

文辭所以載道也若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藝而

已矣

程伯子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當量力有

漸

記誦博識乃玩物喪志上蔡初見程子以博洽自負舉史成篇不遺一字程子曰賢可謂玩物喪志及程子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上蔡心甚不服後來省悟其理卻多以此接引博洽之士云朱子曰上蔡之記誦明道之讀史此正為己為人之分也

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矣

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立標準非自畫則躐等

論學要明理論治要識體

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局於此矣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為辭章且

如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豈是辭章順理成章則謂之文

程叔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爲名爲利淸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君子之學必日新不日進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古之學者優游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止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嘗愛杜元凱語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左傳序語也涵養有漸則周徧融液所見者明而所存者安矣此申古之學者優游饜飫之意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行卻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遊心千

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此申今之學者務高而已之意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一曰訓詁之學一曰儒者之學學欲趨道非儒者之學不可辭章訓詁宜近於儒然務外忘內與異端之絕物私己其賊道一也子貶兄曰異端之學猶知有心今辭章訓詁則放其心而不知求是又有甚於異端者也哀哉古人於學是終身事果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前段言古之學者欲人優悠涵泳不可躐等而進後段言儒者之學欲人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

不舉奪人志做官奪人志學而優則仕可也

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便是自棄

知至至之學之始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聖之事

張子曰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能見聖人之奥也

學者且將尊德性道問學爲心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學問上益也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多少不善此德性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間處如此三年庶幾有進

人多以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以不知爲知遂生百端欺妄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數語最爲精密

學者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學者須有此志而又從事于上條工夫方是學者

朱子曰聖賢日用功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聖賢位育只此一理而已

學者功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個道理自然頭頭有個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

其要持守個甚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的言語做個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爲學須先立得個大腔當了卻旋去裏面脩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個大規模先去脩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得漫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然而實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去做他自喫得些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為學工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為此明日為彼如大學三綱領便是個大腔當八條目是致人入頭處其次序固有先後然卻不是等知無不至然後誠意又等意無不誠然後去正心也

收拾放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

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

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

今之學者大概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爲學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半落不濟得事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不可倚靠師友非謂不必師友但學問須是自家做師友替他不得

開闊中又著嚴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虛心順理學者守此四字

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

知日益明守日益固

聖人之敎不外博文約禮四字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敎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此無有別用力處

程子嘗自言年二十時解經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宜以是爲的而

深求之

下學人事形而下者也其事之理則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習其所當然而會其所以然故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道

唐虞典樂敎胄子曰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敎人變化氣質

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又通乎三者之間

董子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以其理付於人曰性性之發爲情而性情統於心所以存心者敬敬乃不雜曰誠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故繼之以格致能敬誠格致而
心德全曰仁忠恕所以彊仁也義者仁之制禮者仁之
序知者仁之別也而信則所以成之四德之全必以勇
知仁勇必要於中中中和道德之謂也道德自天其降曰
命天命之流行曰鬼神君子思其理而學其事也故以
學終焉

邑後學 董庚飈纘承 汪立中品端 余最贊賢 余龍光燦雲 重校

邑後學俞 鍠峻西同校開梓

卷之三終